

• 康复教育 •

康复专业大学生特质应对方式回归分析

杨明明

[摘要] 目的 探讨康复专业大学生积极和消极应对方式与各种可能因素之间的关系。方法 对 38 名康复专业大学生进行特质应对方式问卷(TCSQ)、应对方式问卷(CSQ)、艾森克个性问卷(EPQ)、症状自评量表(SCL-90)、抑郁自评量表(SDS)、焦虑自评量表(SAS)检测,以特质应对量表的积极应对(PC)和消极应对(NC)两个分量表为因变量,其余量表为自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结果 PC 与 EPQE 求助因子呈明显正相关,与 EPQN 退避、人际敏感因子呈显著负相关;NC 与 SDS、EPQN、自责、敌对和精神病性因子呈正相关,与解决问题因子呈负相关。结论 保持情绪稳定,少用自卑、自责、敌对、退避等 NC 方式,多用解决问题、求助等 PC 方式才能保持身心健康。

[关键词] 应对方式;积极;消极;个性

Regression analysis on trait coping style of college students of rehabilitation specialty YANG Ming-ming. The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Beijing Charity Hospital, Beijing 100068,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ositive, negative trait coping style and possible factors in college students of rehabilitation specialty. Methods 38 college students of rehabilitation specialty were assessed with Trait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TCSQ),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CSQ), 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 (EPQ), Symptom Checklist 90 (SCL-90),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 and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 Gradual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applied, in which, sub-scales of positive coping and negative coping of Trait Coping Style Scale were taken as dependent variable, while other scales were taken as independent variable. Results Positive coping had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positively with EPQE and factor of asking for help, and negatively with EPQN and factors of elusion and sensitivity of human being. Negative coping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positively with SDS, EPQN, factors of self-blame, hostility and psychosis, but negatively with factor of solving problem. Conclusion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can be kept by maintaining emotion stabilization, reducing negative coping of self-abasement, self-blame, hostility and elusion, using positive coping of solving problem and asking for help.

[Key words] coping style; positive; negative; personality

中图分类号: R39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771(2005)04-0313-02

[本文著录格式] 杨明明. 康复专业大学生特质应对方式回归分析[J]. 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 2005, 11(4): 313-314.

应对(coping)是心理应激过程的重要中介因素,与应激事件及应激结果均有关系。应对概念是多维度的,内涵非常丰富。特质说明人相对稳定的行为倾向性,特质应对方式问卷 20 个条目是由与身心健康有关的比较稳定的因素构成。当今的大学生面临着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他们的个性特点、症状、情感状况和采取的应对措施之间有什么关系?对他们的帮助教育应该注意些什么?本研究对此进行探讨。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被试者为首都医科大学康复治疗专业本科生 38 名(男生 25 名、女生 13 名,年龄 19~22 岁)。

1.2 评定方法 学生按老师的指导在课堂上完成:①特质应对方式问卷(Trait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TCSQ)^[1],由积极应对(positive coping, PC)和消极应对(negative coping, NC)两部分构成;②应对方

式问卷(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CSQ)^[1],包括解决问题、自责、求助、幻想、退避、合理化 6 个分量表;③艾森克个性问卷(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 EPQ)^[2],由内外向(EOQE)、神经质(EPQN)、精神质(EPQP)和掩饰(EPQL)4 个分量表组成;④症状自评量表(Symptom Checklist 90, SCL-90)^[1],有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其他 10 个分量表;⑤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1];⑥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1]。

1.3 统计学处理 以 PC 或 NC 为因变量,以 EPQE、EPQN、EPQP、EOQL、SDS 和 SAS,以及 CSQ 中的解决问题、自责、求助、幻想、退避和合理化, SCL-90 中的躯体化、强迫、人际敏感、抑郁、焦虑、敌对、偏执和精神病性为自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所有数据均用 SPSS 11.0 统计软件在计算机上进行处理。

2 结果

以 EPQ、SDS 和 SAS 为自变量对 PC 或 NC 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1、表 2;以 CSQ 中的解决问

作者单位:100068 北京市,北京博爱医院心理科。作者简介:杨明明(1948-),女,江苏江都市人,副主任医师,主要从事脑损伤患者的心理研究。

题、自责、求助、幻想、退避和合理化为自变量对 PC 或 NC 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3、表 4;以 SCL-90 中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为自变量对 PC 或 NC 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5、表 6。

表 1 EPQ、SDS 和 SAS 对 PC 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B	标准误	β	t	P
EPQE	1.751 E-02	0.006	0.421	2.802	0.001
EPQN	-1.174 E-02	0.005	-0.323	-2.148	0.003

表 2 EPQ、SDS 和 SAS 对 NC 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B	标准误	β	t	P
SDS	4.600 E-02	0.013	0.466	3.429	0.002
EPQN	1.731 E-02	0.006	0.364	2.682	0.011

表 3 CSQ 对 PC 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B	标准误	β	t	P
退避	-1.332	0.386	-0.405	-3.449	0.001
求助	0.993	0.297	0.409	3.137	0.003

表 4 CSQ 对 NC 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B	标准误	β	t	P
解决问题	-1.191	0.455	-0.386	-2.614	0.013
自责	1.012	0.423	0.354	2.395	0.022

表 5 SCL-90 对 PC 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B	标准误	β	t	P
人际敏感	-.399	0.156	-0.392	-2.554	0.015

表 6 SCL-90 对 NC 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B	标准误	β	t	P
精神病性	1.201	0.366	0.449	3.286	0.002
敌对	0.781	0.300	0.356	2.607	0.013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PC 方式与性格外倾(EPQE),求助应对因子呈正相关($P < 0.05$);与情绪不稳定性(EPQN)、退避应对因子、人际关系敏感呈负相关($P < 0.05$);NC 方式与情绪不稳定性(EPQN)、抑郁(SDS)、自责应对因子、敌对和精神病性症状呈正相关($P < 0.05$);与解决问题应对因子呈负相关($P < 0.05$)。

3.1 本组大学生的 PC 和 NC 方式都与情绪稳定性(EPQN)相关(见表 1、表 2)。艾森克认为,N 维因素与植物神经系统的不稳定性密切相关,遗传对其有强烈影响。婴幼儿情绪学习的经验会深刻在大脑中,在成长过程中(童年和青春期)不断重复的情绪管理习惯逐渐嵌入神经网络的基本架构中,在情绪调节中枢形成恒久的联结,决定了常用的应对方式。

3.2 本组大学生的人格外向稳定型多采用 PC 方式(见表 1)。艾森克认为,E 维度与中枢神经系统兴奋与抑制的强度有关。EPQE 分高,而 EPQN 分低者的神经活动性强,兴奋与抑制过程平衡,容易互相转化,气

质属于多血质。本组大学生的外倾性格使其容易求助于别人的帮助,不采取退避措施(见表 3),他们与人相处内容丰富不寂寞,不存在心神不安、不自在和自卑感,因此人际关系敏感分极低(见表 5)。

3.3 本组大学生 EPQN、SDS 分值高者容易采用 NC 方式(见表 2),他们的神经系统兴奋和抑制过程不平衡,神经活动过强,兴奋高于抑制,容易急躁、冲动,产生敌对或精神病性症状(见表 6)。神经活动弱型容易产生自责,甚至出现抑郁情绪,极少用解决问题的应对方法(见表 4)。

3.4 本研究结果显示,EPQ 量表中 EPQP 和 EPQL 被剔除,未进入回归方程,提示精神质和掩饰倾向对被试者采用的应对方式影响不大。

3.5 合理化集合成熟和不成熟的应对方式于一体,在应对行为上表现出一种矛盾心态。幻想是不成熟的应对方式之一。这两项均被剔除,未为被试者普遍使用。

3.6 NC 方式与 SCL-90 总分之间有密切的内在联系^[3]。本研究为更清楚了解各个分项目对被试者的影响,未选择 SCL 总分进入回归分析,只选择 9 个因子。SCL-90 量表中躯体化、强迫、抑郁、焦虑、恐怖、偏执因子均未进入回归方程,表明以上几项对被试者影响不大。但 SDS 进入方程,与 NC 方式显著相关。SDS 量表中有 20 道题目,SCL-90 量表中的抑郁因子有 13 项,相比之下 SDS 更能反映被试者的整体精神状况。

3.7 人生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挑战,通过努力改变应激环境,保护自身健康与生存的应对活动几乎存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和人生的每个阶段。良好的应对方式有助于缓解精神紧张,帮助个体最终成功地解决问题,从而起到平衡心理和保护精神健康的作用。现代社会的激烈竞争对每个人的能力要求大大提高,个人只有将全部心智能力施展出来才能应对。大学生面临挫折和困难时,如何调节情绪,采用积极的应对措施是他们融入社会、接受挑战的重要前提。作为心理学教师,除了传授基础知识给学生外,另一项重要任务是帮助学生认识自身情绪,学会自我安慰技巧,使其情绪不佳时不会终日忧虑反复思索,能很快走出阴霾,保持心理健康,乐观向上。

[参考文献]

[1]汪向东,王希林,马弘.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M].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1999.31—35,109—115,120—122,194—196,235—238.
[2]龚耀先.修订艾森克个性问卷手册[M].长沙:湖南医学院,1981.3—10
[3]姜乾金,黄丽,王守谦,等.生活事件、情绪、应对与心身症状探讨[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6,10(4):180—181.

(收稿日期:2005-01-13)